

青色柠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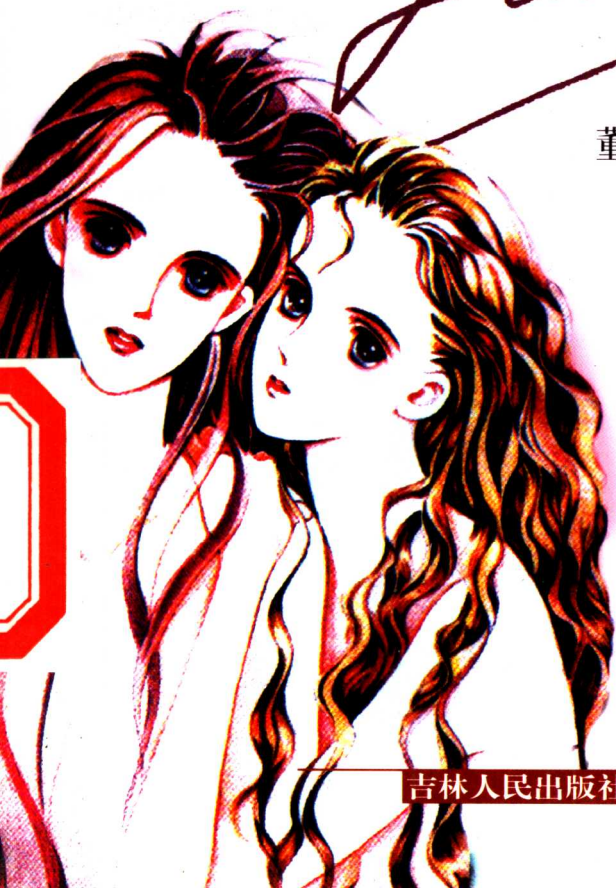


漫画小说

漂浪青春

floating youth

董昕 陈昆/著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浮动

青色柠檬漫画小说

的世界

董昕
陈昆 著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SBS98/0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浮动的世界/陈昆著. —长春:吉林人民出版社,
2002.1

(青色柠檬漫画小说)

ISBN 7-206-03922-7

I. 浮… II. 董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91679 号

浮动的世界

主 编 刘 玮
主 笔 何燕冰
责任编辑 刘玉芹

封面设计 翁立涛
责任校对 董 源

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—5649710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)

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

制 版 深圳市语境艺术设计公司 0755—6574857

印 刷 者 长春市第九印刷厂

开 本 850 × 1168 1/32 印 张 6.25

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100 千字

印 数 1—6 200 册

标准书号 ISBN 7-206-03922-7/G·1217

定 价 10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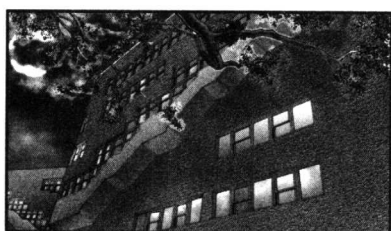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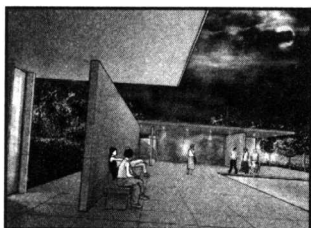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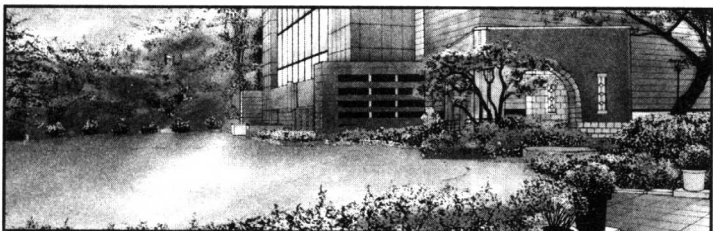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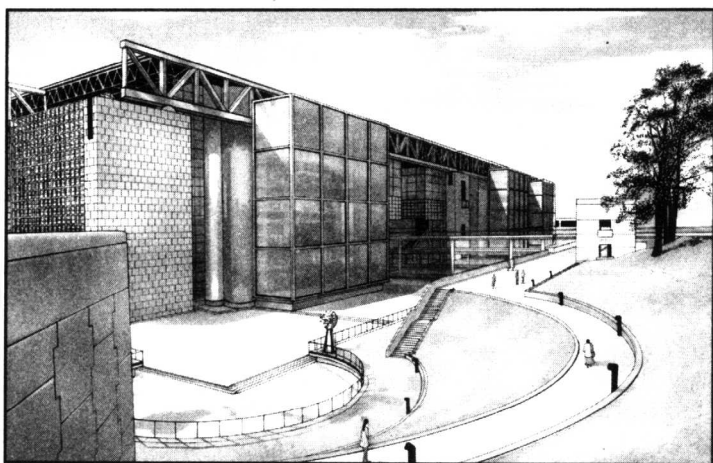
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工厂联系。

这是一个浮动的世界。

我不要求什么过于安稳的东西，
我不要求在一瞬间得到最圆满的智慧，
但我希望，
我能一直有着作为女人的勇气走下去。







“哎，有个老外在楼下和住在四楼的那个丑女 talk English 。那老外被惹得两眼放绿光，激动的不得了，你们还不快来看看！”三丫头梳理着刚刚洗过的头发望着窗户外面大叫。

“有什么好看的？自己是外语专业的还把老外当成稀罕物？还要群情汹涌地去看？再说咱们又没有小眼睛的那份神秘，又缺少性感的厚嘴唇，也不合绿眼狼的胃口呀。我啊，只希望能有一双黑眼睛放出深邃而集中的光束将我一下击昏。”说罢，二毛做出陶醉状倒在了我的床上。

“小姐，到你自己床上去做春秋大梦好不好，我的书都被你压皱了。你要是再不起来，我可就要祈祷上苍赐给你个‘青蛙王子’了。”

“还是咱们姐妹感情好！谢谢！”二毛嬉皮笑脸地和我腻歪着，并没有把我的书从她身底下解放出来的意思。

“还谢呢，你知道她在说什么你就谢？她是说谁跟你拍拖的话谁就是王子，结婚后就变青蛙，呵呵‘谢谢’！”三丫头讽刺道。

“哈哈，这可是三丫头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”

“然后，我们的二毛同学自然就变成了一只——”三丫头边说边冲我使劲眨眼。

“母蛤蟆。”我接道。

“领着一群——”

“小蛤蟆”

“之后——”

“咱们的孩子要学一篇无聊至极的课文叫‘小蝌蚪找妈妈’啦。”

我和三丫头笑得抱成了一团。二毛从床上跳下来追打着我们，“就知道你们两个在一块儿准没好事，敢开老娘的玩笑，看我不打折你们的腿！”哈，那句老话真的没错——三个女人一台戏。而从我们宿舍来看，警匪片的上演频率最高。不一会儿，我和三丫头被迫到了走廊上，二毛掐着腰站在门口，做出气势汹汹的样子。

“三丫头，你看那是什么？”三丫头的眼珠跟着我的手指头移向二毛。

“谁不知道，鲁迅的圆规呀！……快跑，她来了！”



哟，只顾着和三丫
头一起调侃二毛，都忘
了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。

这里是×大学
宿舍区，我们住在
12栋304号房。



四个人不
同专业但都是外
语系的，当然，我们
都是女生。如果你愿意，
不妨先随我到宿舍参观一
下。不过我很少向人发出
这样的邀请，因为我们宿
舍实在太乱……但是今
天本人心情不错，姑
且先出卖一下室
友们。





一号

床最乱,上面永远有没放好的口红、粉饼和衣服——都是属于三丫头的。她的外号是因在宿舍里按年龄排老三而得,详细资料?本名赵蔷,身高一米七,芳龄20。惟一的缺陷是胸前太平——二毛曾叫她“飞机场”,后来觉得有揭人短的嫌疑,就改成三丫头了。她床边的墙上贴满了明星照,都是女性歌星、影星的。可别以为她是什么追星族哈日派之流,看见没有?墙的中间是她自己的艺术照,其中一张有挂历那么大,颇有些艳压群芳的意思。

忘了一句重要的,三丫头是我校民间评选的校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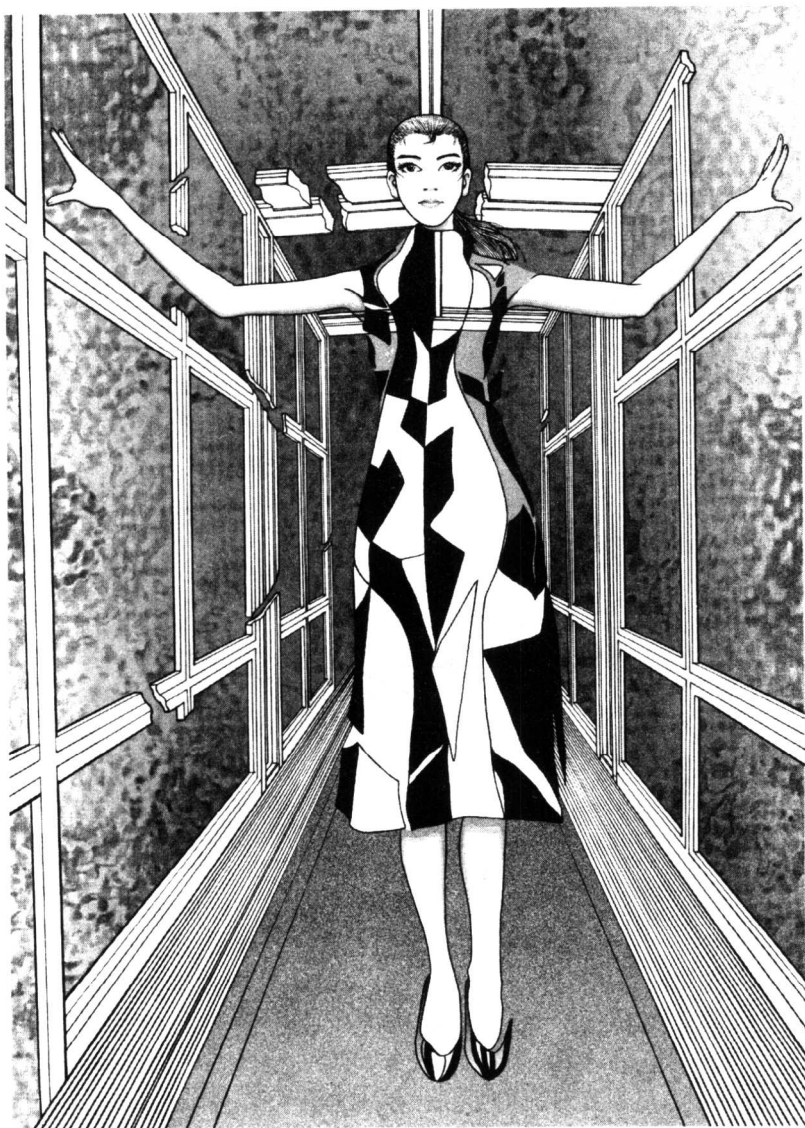


二号床，钱小寒，是宿舍里惟一没有绰号的人。她的床永远整齐、干净，除了被子、枕头之外没有任何杂物，与三丫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她很少在宿舍，大部分时间都呆在教室或图书馆，所以刚才械斗里没有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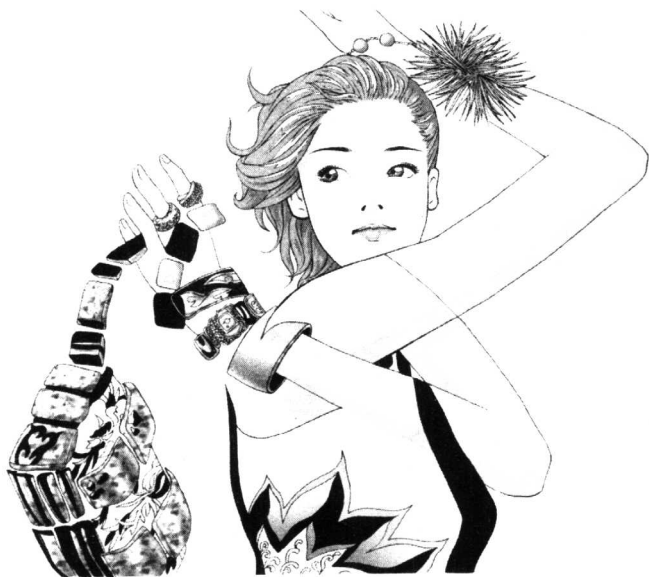


三号床，孙懂，即是我，绰号“大虫”。原本大伙儿都叫我“昆虫”，因为我的名字“懂”字与“虫”几近同音，此名虽不甚雅观，但没人叫我“害虫”我已经偷着乐了。谁知没多久，她们为省事，连“昆”字都省了，直接叫我“虫”，再后来怎么叫成了“大虫”，我就不记得了。其实静下来想想，原来在我们宿舍生物进化没有达尔文想的那么复杂——不知不觉你便从一只小虫子变成了老虎。我的床上特色是书和烟以及一个很大的烟灰盅，因为我的最大爱好是躺在床上吸烟看书或者空想。





四号床，李冬雪。其实我对她的名字一直颇有微词：一个南方姑娘，从来没见过雪却叫什么冬雪，听起来好像很诗意，其实土得掉渣。怎么？这话恶毒吗？当她面我也是这么说，而且还问她是不是有三个姐姐依次排开叫春露、夏雨、秋霜。她没有因此而生气，只是认真地解释，是因为生下来时皮肤白皙父母才取了这个名字（好像显得我们有多黑似的）。



至于“二毛”这绰号，是因为有一次她跟三丫头去书店买书没戴眼镜，指着一本书对店老板说：“这谁呀，摆明学人家三毛起个名字叫二毛——哎？我说老板，你卖的书是盗版的吧？三毛都印成了二毛了？”老板在书架上拿起她指的那本书看清楚之后气了，“你乱嚷嚷什么？！我的书可都是正版的，这明明印的是三毛！二毛？我看你倒挺像二毛的……”就这样，随着这个故事的传播，“二毛”也就被大家叫开了。